



名家新作

## 致敬竹子

廖静仁

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。崎岖的山路，被冰雪严严实实地覆盖，每走一步，仿佛探险似的，稍有不慎，就会有着滑倒的危险。我们做的是包工活，需自己携带粮食及干菜。师傅是该享受一些特权的，挑担卖苦力的营生，自然非我这位小学徒莫属了。十多岁的我，与挑着的箩筐几乎一般高矮，一路走着，一路磕磕绊绊，有许许多次，我都险些滑入谷底，毁了年幼的性命。

那个时候，我并不完全懂得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诗句有何深意，只是铭心刻骨地体会到，在冰天雪地的崎岖山路上挑着重担行走，那才是人世间最苦最累的事情。

幸亏遇上了那一片竹林。是竹子长了我的精神，坚定了我的意志，使我能够从那个遥远的日子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，走到了今日，而且还将走向更为遥远的明天。也许明天的路上会铺满鲜花，充满阳光，也许会布满泥泞，会更加坎坷，但那并不要紧，我既然是从覆盖着严严实实冰雪的崎岖山路上走过来的，就决不担心自己会被明日的阴霾或荆棘丛拦倒。而这一份自信，又正是竹子所给予的。

那是怎样的一片竹林啊！在冰雪的重压下，竹林并没有沉默，一棵一棵的竹子，虽然暂时地弯曲着腰杆，但它的灵魂是倔强的，意志是坚韧的，性格是耿直的。我说过，竹子只是暂时地弯曲着腰杆。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样的场面：飞雪与寒风啸叫的竹林里，最初是一棵竹子“嘎嘣”一声弹了起来，甩掉了满身的冰凌，在飞雪与寒风的啸叫中，抖擞着一团翠绿，就如同抖擞着一团绿色的火焰，就如同飘扬着一面绿色的旗帜……紧接着，又是第二棵、第三棵……满山满岭的竹子啊，原来是潜伏在冰雪中的一支支强弓，只等待着一声号令，就会齐刷刷地射向这个被寒冰封锁着的冬日！

就在那片竹林中的一栋木屋里，我们住了下来。木屋的主人，是一位瘸了腿的老汉。

没过多久，我们所带的干菜全都吃完了，而住户老汉是一个单身人家，不可能有多余的菜拿出来为我们作补充，他只是提醒我们，说：“后山的竹林子里，有的是好吃得很的鲜笋呢！”师傅就一拍膝盖“是啊，该有春笋挖了！”那个时候，冰雪已逐渐消融，春天已随着山坡上率先绽开的一朵两朵野花露出了笑意。

显然，我是着实感到了惊异的，那一棵棵竹笋，居然顶破了一块块坚硬的青石，甩掉一片片包裹着自己的笋壳，潇洒而又风流地洋溢着满目翠绿，一代复一代繁衍至今，并且，还将潇洒而又风流地繁衍至遥远的未来！这就难怪了，古往今来，总会有那么多的名人骚客，不断地为竹子或吟诗作赋，或写照丹青，而且是名篇迭出，丰富着古老中国的文化宝库。

请不要以为我年少幼稚，不要讥笑我书生意气，那样的时候，面对着一棵棵节节向上的竹笋，我是整个身心都被震慑住了，完完全全地不忍心甚至不敢舞动手中的锄头，我宁愿遭受师傅的白眼，宁愿蘸盐水淘饭吃。我深切地感到，那一锄下去，毁掉的并不仅仅是一棵稚嫩嫩的竹笋，而是一种蓬勃向上、敢于向冰雪严寒，向坚硬顽石拼命的无畏战士！

这一切使我久久地感动不已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萌发了一个念头：想为竹子写一篇文章。

## 一股清流

刘克胤

我与建怀有缘，且还不浅。

2006年，省作协组织去怀化采风，来自株洲市的就我们两人。当时我在市区工作，他在县里工作，两人并不相识。我们约定坐我的车一同去省作协集合。临行前，我请他到刚刚搬的新居一坐。他很羡慕，倒不是新居怎么豪华，而是设有一专门书房。他说等他购得新居，书房一定要大。随后在怀化采风的几天里，我们同居一室，抵足谈心，甚是投缘。

世上偏偏就有这么巧的事。2013年，组织委派我到株洲县主持政府工作，他在县政协当秘书长，有更多机会见面。时间一长，交往越多，他了解我，我亦懂他。我俩都是那种骨子里热爱文学的人。他说我之好文如种庄稼，在一块巴掌大的地里精耕细作，一年四季，不敢懈怠；我笑他好文如挖金矿，在别人认为不值得下功夫处用心力，反复淘洗。所以，在工作性质选择上，他既考虑履职担当，也兼顾个人兴趣，我能理解，建怀通透，真没官瘾。多年来，他的能力、品质有口皆碑，组织几次主动找他，表示要委以重任，他却总是敬谢不敏。有人视他为异类，我则以为是一股清流。

暴雨和阳光在某处分出界线，高速公路前方的平地里，像陡然拉起一道雨帘，我们就这样毫无防备，一头扎进雨水和地气共谋后结成的混沌里。

抵达安龙时已是黄昏，小城里坡多，但并不陡。云团抖落一身晚霞，露出原本发乌的底色，像为助阵天神而起势，朝着我们直压下来。

进入贵州必做的一件事，便是嗦粉。

那晚，朋友领我们去吃羊肉粉，在地图上选定一家，然后一群人一路说笑着前去。到地方后，几人跟厨房里只露出半张脸的女人交代好浇头、辣度以及分量后，一两人跑出去买啤酒了，其余人等便在长桌边排开坐下，等那碗粉。

一只白底蓝花的海碗端上来时，羊肉切成薄片，铺满整个碗口，折耳根、胡椒粉、韭叶、翠绿的薄荷堆在一边，红白黄绿，煞是勾人口水。后来我问本地的朋友：“可有木姜子油？”在湖南，我们称木姜子为山胡椒，其实二者就是同一味作料。

可是朋友说，安龙人吃粉多不放木姜子油，因此这家粉馆里也没有配备这个。心中多少有些遗憾，但因为折耳根和薄荷叶的缘故，我依然吃得很满足。

到安龙，必去的地方是招堤。

招堤是与黄果树瀑布、赤水丹霞、荔波樟



晏建怀。

通讯员 摄

建怀读书下功夫，淘书也不马虎。为了写好宋代人物随笔，有宋一代的正史、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书籍自不待言，当年有套《全宋笔记》，一百多册，十年才出齐，建怀硬是心心念念，每年盼着，出一册买一册，终于全部拿下。这套书后来成了他写作上得以持续挖掘的富矿；为了写好“诗词里的宋朝”系列随笔，他购回的历代诗选、词选、诗话、词话竟高达数十种之多。至于平日兴之所至淘书买书，那是他的生活常态。因为同好，他每每淘到好书，也会为我捎带一二。我家里有些现在不易买到的书，悉拜建怀所赐。

建怀善饮，但懂得节制，这一点与我相像。不过，两杯下肚，生出异象，嘴巴便不似平时，节奏之快，动力之强，不熟悉他的人，肯定会生出一些诧异来。特别是谈到读书写作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舌灿莲花，每有洞见。什么“文章不是预制板，是文字和思想的不期而遇”啦，什么“俗得平和即为雅，雅到雕琢即为俗”啦，什么“人生不缺朋友，缺眼光”啦，多了去。每当他汪洋恣肆滔滔不绝的时候，也是我最乐意静听细品的时候。我下功夫读的书不多，经历、阅历还算丰富。与建怀交往，更多的是思想碰撞、情感交融。这既让我愉快，也让我充实。

建怀还喜欢背书，这多少令我有些惊讶。像《出师表》《滕王阁序》《岳阳楼记》等，都是他散步时常常背诵的篇章。他自言天资不足，

## 秋到安龙

刘威

江、梵净山等多地齐名的胜处。在招堤的入口处泊好车，牌坊上一副楹联吸引了我——“我从日本归来漂大海渡长江经许多无边风月还是此间最佳，人到招堤揽胜怀招公建亭阁真正是有爱河山于斯千古留名”，形义皆潇洒风流，落款民国初年贵州自治学社张鸿藻。方知招堤此处原为广阔水域、当地称作“陂塘海子”的地方，因为每年雨季水患祸害周边百姓，康熙三十三年（1694年），时任安觉镇游击（清绿营兵中的中下级武官）的招国遴捐出俸银，带人修筑起一道长三百余米，高宽各四米的长堤，因此被后世唤作“招堤”。

百余年后，府治安龙的兴义府知府张铤命人将招堤又加高一米多，在堤侧辟出池塘，栽种荷花，在堤上则培植柳树，形成如今十里荷塘、万绿垂绦的盛景。此时正值张铤到任安龙七年，又是植荷的七年后，他方才离开安龙。

从招堤往西北方向绕去，有一座小小山头叫作金星山，安龙半山亭就在金星山上。从金星山山门进入，经过一座小石舫。“髯苏欲乞鉴

## 且看黄花晚节香

郭光文

香枝上老，不随黄叶舞秋风”等；有的在嗅觉感官上倾情，写出了菊花的香味美，比如“浅红淡白间深黄，簇簇新妆阵阵香”等。这些名人先哲的经典佳句，既是对老年一代崇高操守的热情讴歌，更是对老年一代保持晚节的殷切期盼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老年人，贡献银发力量，谱写晚年华章。

古往今来，老年人如同泰山顶上的不老松，虽然历经风霜雨雪，但“落日心犹壮”，留下了自己的“晚节香”。商末周初的姜子牙，80岁被拜为丞相，帮助周文王和周武王发展，最后灭掉商朝，成为周朝开国元勋和齐国开山鼻祖；东汉时期的马援，62岁时请缨出战，血洒疆场，实现了他“马革裹尸”的庄严承诺；三国时期的黄忠，72岁时率兵打败夏侯渊，夺得定军山，谱写了一曲老当益壮的凯歌……

如此这般，意在藉以加深自己对文字的独特感受。

写完公文就能立马“换频道”写自己的文章，一般人做不到。建怀举重若轻，有若神助。建怀大学期间写现代诗，在《湖南日报》发表过，但他没坚持。后写散文、小说、杂文，也未成气候。直至选择了历史随笔，才一发不可收拾。他的历史随笔上过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散文》等纸媒，还在外省报纸副刊开过专栏，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等多有转载。专著出版，都是出版社约稿，首印均在五千册以上。

在求知与创作这条路上，建怀近乎痴人，执拗得可爱。他引用一句话，一定要找到准确的出处，连字句、标点都要核对。他写历史随笔，视严谨为首务，不自欺，不欺人。

古人崇尚君子之交，今人也有好这一口的。我在株洲县八年多，工作甘苦忧乐之外，君子之交仅三五人，建怀自在其中。同为文学粉丝，我和他惺惺相惜，相互尊重，相互鼓励，既真实，又温暖。我回市里工作后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相对少了些，但这不妨碍我常想起他，念到他。

（刘克胤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株洲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；晏建怀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株洲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）

作家写作家



湖以老，醉翁始饮滁水而甘。”这是石舫的后联。苏东坡“镜湖席卷八千里”，欧阳修“仰而望山，俯而听泉”，起联人只字不提招堤，却用最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对招堤的爱慕。半山亭修建于招堤修缮之时，张铤自捐俸银，又向社会人士募集银钱，希望建成后的半山亭可成为当地文人学子的交流场所。道光二十八年七月，半山亭落成之时，张铤依例举行了宴请仪式，其时，他年满十一岁的儿子张予河也也跟着来到半山亭，并于席间作文曰《半山亭记》，这亭记就被刻在半山亭畔的一块石碑上。这篇近八百字的《半山亭记》，字里行间还可感其文风、心理的稚嫩，但行文恣恻周顺，口吻豁达、胸怀宽广，已有眼观天下的格局，文采早就远超同龄人甚至已在成年人之上。尤其一句“夫其德及则信孚，信孚则人和，人和则政多暇”更是将“德及”致“信孚”、“信孚”致“人和”，从而达到政务从容高效的德善之治的政治智慧一笔道出。

一路过去，还有他的《吊十八先生文》《韩蕲王湖上骑驴赋》《鸡枞菌赋》等，皆是好文章，都值得细读和深究。

安龙小城偏安一隅，太低调，太谦虚，怀才不露，却敏感早慧。你看，我离开安龙时，安龙的街巷，四下里已处处桂花浓荫，足足抢先了长沙半月。

现在，老年人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各行各业，有的在教书育人的三尺讲坛，为培养祖国的未来尽力尽力；有的在救死扶伤的无影灯下，为人民群众健康度寝忘食；有的在攻坚克难的科研院所，为攀登科学高峰呕心沥血……在他们身上展示的是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博大胸怀，闪烁的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的耀眼光芒。

“黄花晚节犹堪惜，青眼故人殊未来。”我们生逢盛世的老年人，要赓续中华民族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的赤子血脉，彰显炎黄子孙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无私胸襟，就要有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使命担当；就要有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的雄心壮志；就要有“东隅已逝，桑榆未晚”的进取精神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老，既不是无所作为的免金牌，又不是百无聊赖的同义语，更不是日薄西山的终结点，而是经历丰富的特有名词，是再创佳绩的人生又一起点。如果我们老年人有了这样的思想认知，那么就一定能够在晚年写下人生难得的灿烂辉煌，从而使自己的晚节芳香四溢和沁人心脾！

## 雨中的洋湖幽

屈芳芳

深秋的洋湖幽开始沉静下来，连河水都变得那么清澈、碧绿。倘若来一阵轻轻薄薄的秋雨，就显得愈发神秘了。

这个时候，水鸟也愿意光顾这里。比如，白鹭、斑鱼狗、黑水鸡、小鸊鷉。水中的小鸊鷉，带着它的影子，在雨中游呀游，有了影子的陪伴，小家伙不再孤单。白鹭们，正在对岸的河滩觅食。那优美的曲线，在薄薄的秋雨中，缓缓移动，宛若天上的仙子贪念这凡间，听着这曼妙的歌声，忍不住翩翩起舞。

“唧唧——唧唧——”，一对斑鱼狗夫妻出现在视野里。它们在空中飞行时，就像快活的小斑马，生长出了两对翅膀，从此岸，飞到彼岸；又从彼岸，飞到此岸。

这么一对欢快的小鸟，捉鱼的动作却有些莽撞，看到猎物了，会像石头一样，扎进水里。“扑通”，砸出一大片水花！河里的鱼，也不是等闲之辈，会跟它们玩捉迷藏。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；一会儿左，一会儿右。害得斑鱼狗左冲右撞，累得满头大汗，却毫无所获。只好停下来，双双飞到岸边的枯树枝上，停下来，喘口气。

雨下大了，雨点密了。雨滴，清清脆脆，落在河面上，一圈一圈晕开。雨滴，也打在斑鱼狗的身上，把斑鱼狗的小木板打湿了。空瘪着肚皮，又浑身湿透的斑鱼狗，站在枯树枝上，又开始忙碌起来：时而用尖尖的长嘴啄胸脯；时而转过头，啄后背；时而抖撒几下尾羽。

站在树下看它们表演的我，只想等雨停。我也被打湿了呀。眼见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我只好爬上河堤。正转身，又听见“嘎——”的一声，像马的嘶鸣。哦，一只黑水鸡游出来了。接着，一只小鸊鷉也游出来了。凡是村子里会扎猛子、会游会飞的鸟，全出来了。它们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，出现在寂寂的河面上。

河水碧绿，河面宽阔。其实得知这些鸟在河边活动的消息，全靠听。在河边待久了，自然知道什么鸟在叫。一听到叫声，就举起望远镜，循声望去，呀，真是它！

正在树下观鸟，一只蓝色的小筏子，也游出来了。从河中小沙洲的背后，慢慢悠悠地游出来。“哗——哗——”，竹篙打在水面上，热闹而又宁静的河面，又多出了一种声音。

其实，这条河，原先并不宽阔。孩童时，我常常挽起裤腿，从这边河，蹚水走到那边河。后来，有人来河边挖沙子，挖了好多年，河床就越来越宽了。河中还夹着小沙洲，有些村民会划着小筏子到小沙洲去，种白萝卜、胡萝卜，春天就种花生。小沙洲，土质疏松，适合种植这些蔬菜和农作物。现在，为了保护我们的母亲河，不允许挖沙子。

河岸边，层层叠叠的绿色中，已经跳动着星星点点的秋黄。高大的乌桕树上，爆出了小白果，密密匝匝的一层，像是树上挂满了白珍珠。乌桕树叶也开始变色了，一场浩大的盛事，将在一棵树上，不动声色地铺开。

村民们，还要在河洲上忙活一阵子：忙着收晚稻，忙着挖红薯，忙着割黄豆，忙着种油菜。而我拿着望远镜在河洲上闲逛，怪不怪意思的。可是，我只要往这河边一站，心就安静下来了。就像那些在河边钓鱼的人，只要往河边一坐，钓竿一抛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

雨，还在下。要下，就让它下吧！

